

從林匪彪的躍升看匪偽政權

李天民

一 林匪彪過去在匪黨中的地位和兩次突出的紀錄

從匪黨發展歷史看，它是靠槍桿子起家，具有突出的軍事性格，軍中出身高級幹部雖然沒有形成領導的時代，但在早期匪黨便有一些軍中人物進入匪黨中央領導階層，是蘇聯和東歐共產國家中找不出如此先例的。二十二年匪黨盤踞瑞金時期，秦匪邦憲任中央總書記，周恩來、陳雲、項英、張國燾、陳紹禹、張聞天、王稼穡、任弼時、夏曦、顧作霖、朱德、趙容（康生）等匪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其中，僅朱德一人自軍中出身。三十四年，匪黨在延安舉行七全大會，林匪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林祖涵、李富春、高崗、任弼時、張聞天、吳玉章、陳雲、陳紹禹、李立三等匪，軍中出身者仍只有朱匪一人。中央軍委主席為毛澤東，副主席為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匪。林匪彪還沒有進入匪黨中央最高階層。

林匪於十八年任匪紅四軍十師師長到二十一年升任匪第一軍團總指揮。二十三年十月起，匪軍西竄，烏江之役、瀘定橋之役、毛爾蓋之役與拉子口之役，林匪均拚命掙扎。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匪軍達到四川松潘縣屬西北地區，舉行巴西會議之後，毛澤東與徐向前張國燾領導的四方軍分裂了。江西匪中央紅軍殘部組成陝甘支隊，彭匪德懷任總司令，林匪即任副司令兼第一縱隊司令，毛澤東則任政委。（註一）當時彭林諸匪都應是與毛匪在崩敗中結成死黨的。

匪軍到達陝北，喘息甫定，二十五年六月一日，在保安成立抗日紅軍大學。（註二）這個學校不斷擴充，抗日時期成為共匪訓練匪黨軍政幹部及黨

從林匪彪的躍升看匪偽政權

外各界人士，為匪黨製造新細胞的泉源。抗戰開始後，林匪被任為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師長。二十六年九月廿五日，林彪的一一五師為八路軍開始在山西平型關伏擊日本一個旅團的短暫戰役，當時共匪會誇張性的宣傳為「平型關大戰」。（註三）不過林匪總是為共匪先搶得了宣傳的鏡頭。二十七年，林匪負傷後去蘇俄，一住便三年有餘，到三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經新疆回到延安。當時正是毛匪在延安為打擊他的最後最大勁敵陳紹禹及其一派，發動整風運動。林匪的歸來對毛匪是有助長聲勢的作用。所以在當天延安舉行了千餘人參加的歡迎林匪大會。林匪在會上致詞：「季米特洛夫說：蘇聯的黨，由於團結在史大林同志的周圍，而有今日的偉大的聯共黨，而有今日偉大的蘇聯。中國的黨，應該團結在毛澤東同志的周圍，以便建設起偉大的中國黨」。又說：「……我們黨在政治思想，應如毛澤東同志最近所號召的，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要來一個堅決徹底的轉變」。（註四）林匪剛從蘇俄回來，一到延安，便能對毛匪說出這些「正合孤意」的話，他同毛匪之間的脈絡是够清楚的。他要隨毛匪在匪黨竄紅，應不是意外的事。

抗戰勝利後，緊接着是共匪稱兵作亂。三十四年秋，林匪率軍進入東北，由任「民主聯軍總司令」到「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員」，當時在美國導演的和談局面之下，三十四年五月十九日，國軍克復四平街，二十三日克復長春，澈底擊敗了林彪的匪軍之後，從五月廿四日到六月廿一日，政府連續三次發佈停止進擊的命令。造成了如「總統「蘇俄在中國」一書所說，這是政府在東北最後失敗的唯一關鍵。假使當時在雙城附近追擊之國軍能乘勝佔領哈爾濱，則東北全局可拱手而定。林彪匪軍一方獲得喘息整補的機會，一方又受到蘇軍的羽翼與扶持，逐漸改變了國軍與匪軍在東北優劣的形勢，卒至

三十七年，林彪匪部全部控制東北。大陸淪陷之前，三十八年四月，林匪部已編爲匪軍第四野戰軍，進駐平津，南下攻武漢，再略取湘粵桂，進據雷州半島。

匪僞政權建立後，僞國防部長一席，在匪軍頭子排列次序上歸諸彭德懷。當然毛匪與彭匪的歷史關係親密程度也是不亞於林匪的，否則他不可能被提名和任僞國防部長達十年之久。三十九年六月，匪黨召開七屆三中全會，林匪進入了中央政治局，這應是毛匪對他殊遇的酬庸，但另一重要事實，更表現了對他的寵幸與信任。當時匪軍四個野戰軍司令員在地方軍政委員會擔任黨政軍的權力地位是有異同的。

西北局書記 習仲勛	副書記 馬明方	西北軍政委會主席 彭德懷	西北軍區司令員 彭德懷
西南局書記 鄧小平	副書記 劉伯承	西南軍政委會主席 劉伯承	西南軍區司令員 賀龍
華東局書記 饒漱石	副書記 陳毅	華東軍政委會主席 饒漱石	華東軍區司令員 陳毅
中南局書記 林彪	副書記 蕭克	中南軍政委會主席 林彪	中南軍區司令員 林彪

只有林匪一人在當時是集地方黨政軍三大權力於一身，這是林匪在匪僞政權地位最突出的第一次紀錄。

三十九年十月，共匪派遣志願軍參加韓戰，林匪被任爲第一任援朝志願軍司令員，雖然不久調回北平，但總是由他打頭戰的。以後，是他一個冷靜蓄勢的時期，他的地位仍是在逐漸往上爬的。四十年十一月，任僞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四十三年九月，共匪舉行第一次僞人代會，頒佈僞憲，改組政府，林匪被任爲僞國務院副總理及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四十五年九月，匪黨召開八大大會後，中央政治局改組，朱德、林彪、陳毅、羅榮桓、彭德懷、劉伯承、李先念等大批匪軍頭目都進入了，林匪的名次僅排列在朱匪之後。四十七年匪黨召開八大二次會議後，林匪突升爲匪黨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這又是一次林匪地位突出上升的紀錄。他成爲僞政權的第七號頭子。這個時期雖然是鳴放風暴後的一年，匪僞政權初遭破綻，基礎上大體上還維持穩定的形勢，毛匪的權力與聲望仍在鼎盛時期。不過同時已經有一些陰影向匪僞政權襲來。匪俄分歧開始裂口，大躍進只是一個吹起的汽球

，「人民公社」更帶來了大陸農村的動盪和不安，匪軍中至少也潛在着不滿的暗流。於是才有四十七年十二月十日，匪黨在武漢舉行擴大六中全會，接受毛匪提議，不再提名連任主席。至四十八年四月廿八日，劉匪少奇在第二屆僞人代會首次當選了僞主席。毛匪假如在機先有些查覓，正必要對林匪加以提挈，爲壞的形勢到來預作佈署。但還不是毛匪要培植他作繼承人，毛匪這時決定培植劉匪少奇爲繼承人。這時查覺到彭德懷有不可靠跡象，安排林匪作僞國防部長則是有可能的。總之，林匪第二次躍升，是毛匪對他在僞政權中作新安排的準備，則是毫無疑問的。

二 從擔任僞國防部長到學習解放軍運動

四十八年匪黨廬山會議，發生了整肅彭黃事件，這是匪僞政權破天荒的大事。它不同於四十四年的整肅高饒事件，高饒事件是在毛匪之下的權力鬥爭。而彭黃事件是黨內毛匪親信的眼目中發生了反毛情勢。（註五）靠槍桿子起家的毛匪，沒有再比軍中的不穩使他感到恐懼的。林彪便是在這樣情勢下應毛匪之召出任僞國防部長的。換句話說，林匪的任務是肅清軍中反毛的思想、人物和活動，重建匪軍成爲擁毛的死硬派。當林匪一上台，他便是在年九月廿九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高舉黨的總路線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紅旗瀾步前進」一文中說：「政治思想工作十分重要，是萬萬鬆不得的。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是我軍幾十年來革命實踐中所證明的真理」。當時匪軍中最嚴重的政治思想問題，從兩個文件中顯示出來。一是匪空軍黨委四十九年十一月廿五日至十二月九日在西安召開八次全體會議向軍委報告稱：「進一步肅清彭黃反黨集團的影響和××錯誤的影響」。（註六）一是四十九年九月十四日至十月二十日，匪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通過「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指出匪軍的現象有：（一）「有些人對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持懷疑和抵觸態度」。（二）「害怕戰爭……說什麼『最壞的和平也比最好的戰爭好』」。（三）「有些幹部存有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工作消極，不負責任……有些人違反共產主義道德，模仿資產階級糜爛的生活方式，貪污腐化，揮霍浪費，玩弄女性，違法亂紀」。（四）「有的幹部不尊重甚至違抗上級的命令」。（五）「有些幹部公開侵佔戰士利益，不關心戰士生活」。（註七）匪軍情況對匪黨而言，在思想上

有嚴重惡化和腐化的傾向，接任僑國防部長後林匪的措施集中在下面三點：

第一、提出一連串的政治號召：四十九年五月，匪軍中首先發動培養三八作風運動（註八），從五月到十月，派出十二萬幹部下放連隊。十月軍委擴大會議，林匪提出四個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五十年一月，匪軍中再發動建立四好（政治思想好，軍事訓練好，三八作風好，生活管理好）連隊運動，派出五萬一千多名高級幹部深入連隊。此外，還有蕭匪華先後在五十年十月匪軍政工會議報告的「政治思想工作十條原則」。（註九）五十二年二月匪軍政工會議報告的「連隊建設十二條基本經驗」。（註一〇）五十三年一月匪軍政工會議報告的「改進機關對連隊領導的七條措施」。（註一一）

第二、五十年七月，匪軍公佈「連隊管理教育工作條例」，共匪對於此一條例的解釋是：「主要的是管人的思想」。同年十月政工會議通過軍中匪黨支部、匪團支部、政治指導員及「連隊革命軍人委員會」四個工作條例，除了最後一個是新玩意而實際則是外圍組織性質，前三者可以說都是三十多年來共匪軍中的老玩意，當然不是在這一長時期中，共匪未曾定過工作條例，而必然是匪黨控制軍隊這些老玩意，在組織上或工作上受了反毛分子的影響，腐蝕了，變質了，乃至出問題了，不得不再重建或改訂它的工作條例。五十二年二月匪軍政工會議修正四十二年頒佈的「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三月廿七日由匪黨中央公佈。五月八日匪解放軍報以「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堅決貫徹執行政治工作條例」的社論指出此一條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內容：（一）毛澤東思想是我軍建設和政治工作的指針，（二）闡明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原則，必須實行黨委、政委和政治工作制度，（三）闡明政治工作的方向，規定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和內容，（四）必須發揚黨的工作作風，貫徹執行羣衆路線。林匪以三年多的時間，為克服匪軍基本上的思想動搖，重建了一套黨政控制的制度。

第三、學習毛澤東思想運動。林匪就任僑國防部長後，四十九年即由蕭匪華在傳達若干林匪指示中，提出有重點的學習毛澤東著作，而且提出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的方法，（註一二）成為今天學習毛澤東思想運動的口頭禪。當五十二年二月政工會議，也是林匪對匪軍重建提出政治號召與軍中黨委政工制度加強後，於是以上海「南京路上好八連」及雷峯作為匪軍榜樣的宣

傳標兵，讓學習解放軍運動跟在它的後面推動出來。五十三年元旦「人民日報」社論提出全國人民應該學習解放軍政治工作的經驗，二月一日，該報再發表「全國都要學習解放軍」的社論。為何和如何學習解放軍，那便是因為解放軍樹立了學習毛匪思想的榜樣。五十四年元旦「解放軍報」便寫出了「把毛澤東思想紅旗高舉更高舉」的社論，掀起了學習毛澤東思想運動的高潮。接着林匪再叫出「突出政治」的號召，這不過是再用一個新口號，把學習毛澤東思想運動再推向一個新的高潮。（註一三）

五十三年一月和五十四年十二月，匪軍都舉行過政工會議，均由蕭匪華担任報告，大多是檢查政治工作中的缺點和存在的問題，加強四好連隊建設，突出政治和學習毛澤東思想的號召。儘管如此重要的若干次政工會議，林匪都未出場。但却不能否認他是在後面作主要的導演。從五十一年二月五日，林匪參加「擁軍愛民」聯歡晚會後，他就長時期不在公開場合露面將近兩年，一直到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他才在北京醫院參加羅匪榮桓遺體告別中出現。這可能是由於他健康條件不好，需要減少一切形式上的工作；也可能是他同時想神祕化他自己，是偶像化他自己的第一步。

在共匪學習解放軍運動中，已顯露出林匪在匪黨頭目中的特殊地位。特別在四十九年後，共匪內外情勢都日增困苦，更增加毛匪心目中控制匪軍林匪的重要性。但我們還找不出事實證明毛匪已經在這一時期決定了把林匪提到第二號頭目的地位。關鍵性的問題是從去年十一月揭幕的共匪「社會文化大革命」，我們雖然不能說從五十二年開始學習解放軍運動具有為它開道的作用，但却可以說後來發展成爲學習毛澤東思想運動後，是密切銜接到「社會文化大革命」的。去年九月二日，林匪在「人民日報」發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已取得在匪黨中作政策性發言的地位。同月毛匪在匪黨中央會議上，指出必須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是毛匪下達了開始「社會文化大革命」的命令。（註一四）對於林匪在匪黨中地位的再躍升，這可能是急轉直下的時期。毛匪可能暗中決定，通過「社會文化大革命」的進行，也即是通過鎮壓反毛運動的進行，以林匪領導的解放軍領先，廢棄了劉匪少奇，把林匪提升到匪黨的第二號頭目。

三 林匪躍升後的匪偽政權

本年八月十二日，匪黨十一中全會閉幕後，十八日在北平召開為慶祝所謂社會文化大革命的羣衆大會上，林匪的排名在周匪恩來之前，而劉匪少奇則抑至第八，居康生之後。在大會上，林匪代表匪黨及毛酋發言。接着八月卅一日、九月十五日之羣衆大會，亦復如此。證實了十一中全會後，匪黨中央改組，林匪已躍升至匪黨第二號頭目的地位。在進行了半年多來的所謂社會文化大革命，特別是在最初的一個階段，一切具有政策性之言論，都是由林匪領導的「解放軍報」領先帶頭。本年「紅旗」八期「毛澤東思想領先幹部層層帶頭」社論認為大學解放軍就是「學習林彪同志提出的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一系列極為重要的指示」。六月十九日，北平「人民日報」及所有報紙均在第一版刊出林匪三月十一日發出關於工業交通戰線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一封信。林匪以個人名義對軍部以外其他部門發表文件，這是第一次，接着在大陸各地不少工交部門都學習這一文件。在十一中全會舉行期中，一方舉行抗日軍政大學校史展覽，一方八月十一日「人民日報」發表去年七月葉匪劍英「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以抗日為榜樣，辦抗大式的學校」的一篇講話。這些都是陪襯烘托林匪地位的上升，最後果然他是被呼出了是匪黨第二號頭目。林匪成爲第二號頭目後，他不宜再長期担任偽國務院的副總理與偽國防部長，應有一個甚麼位置安置他，劉匪少奇是肯定的失勢了，紅衛兵出現後，還沒有明門劉匪少奇。從權力鬥爭看，這只是序幕戰的結束，還不是壓軸戲的終場。

林匪的躍升對匪偽政權意味着什麼？這是我們第一個應當解答的問題。我們的答案是：他是在四種極不正常的局勢下產生的。第一、像這樣一幕權力鬥爭的大動亂，如果發生在毛匪死了之後，不妨說它是應有的情事。以毛匪在匪黨的歷史、權力和聲望，匪黨內部縱有若干不滿不安的因素存在或滋長，在他生前，似乎應作到全局的控制與掌握，不發生大的破綻。但是他不能，他必須發動一幕不知如何收場的「社會文化大革命」來鎮壓所謂黨內資產階級當權派，而實際上是植甚至深潛伏至廣的反毛勢力。因此，改提林匪作第二號頭目不是在順勢中培養的，而是在逆勢中產生的。

第二、五十四年十一月廿六日，林匪對匪偽全軍五十五年度工作提出五項重點指示：（一）「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要在用字上狠下工夫」，（二）堅持四個第一，特別大抓狠抓活思想，（三）狠抓四好連隊運動，（

四）大胆地提拔真正優秀的指戰員，到關鍵性的負責崗位上，（五）苦練過「硬的技術和近戰夜的戰術」。（註一五）十一月十日上海文匯報已經發表了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了，共匪稱之爲是在上海黨組織領導下反擊戰的開始。（註一六）爲什麼這時林匪對今年政工的指示，以及十二月中召開的政工會議，對於日後由「解放軍報」領先號召的「社會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正面揭出，且無一點暗示的影子。這不外是「社會文化大革命」當時在匪軍中還是不公開的內部文件，或者「社會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沒把握的仗，匪軍只有極少頭子才知道評「海瑞罷官」一篇文章是點燃這把火的引線。共匪以往任何運動都要經過一個相當時間的醞釀才揭幕，但是揭幕沒有以半開門、開後門或開側門的方式的。反擊戰開始在十一月，「解放軍報」第一篇具有政策性的社論是發表在五月後的今年四月十八日，題名爲「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林匪要用解放軍領先這個運動，爲什麼不先在匪軍中鳴鑼開道？

第三、林匪帶頭打的這場大內爭，是贏得了第一二回合的勝利。但掩蓋不住它是一場歷經艱難的鬥爭，在過程中充滿了混亂、曲折的現象。鄧拓真是一個三頭六臂的「牛鬼蛇神」，必需要經由吳晗、廖沫沙轉濶抹角的迂迴，才能把攻擊的箭頭指向他嗎？周揚難道真有呼風喚雨的魔力，必須要在彭真就擒之後才能追捕他嗎？十一全會召開了，還在高叫打倒黨內資產階級的當權派，爲什麼不在全會中批判這般人，而却在會後，不用黨所領導的團，不用團所領導的少先隊，組成「紅衛兵」，在大字報提出烏蘭夫、李井泉、郭沫若、楊秀峯和劉瀾濤這般人呢？林匪所領導打的這場大內爭不僅打得不利落乾淨，而且異常尷尬。十一中全會結束了，匪黨中央明明改組了，但全會公報却不像五十一年十中全會公報一樣公告人事異動，林匪第二號頭目的身分却在十八日天安門前羣衆大會中顯露出來。那道林匪是個醜媳婦不能公開見公婆嗎？

第四、「紅衛兵」運動緊接在十一中全會起來，但却不能從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社會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看出一點影子。林匪在八月十八日羣衆大會講：「各六中學校的紅衛兵和其他革命的青少年組織，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鋒，是人民解放軍的強大後備力量」。我們要問匪黨所領導的團和少先隊到那裏去了？前年匪團召開過九次大會後，全國青聯和學聯都

先後有過極大的人事改組，爲何不能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一點作用？我們再要問組織起來的紅衛兵爲何不是黨團的後備力量，而要成爲解放軍的後備力量？豈有由林匪一手抓「解放軍」，一手抓「紅衛兵」，他就可以在今日大陸紅朝中打下天下來嗎？我們不能從任何一個共產國家或任何一個國家的共產黨在爭奪領導權中，找出這樣的例子。

林匪躍升到匪黨中第二號頭目，會給匪僞政權造成些甚麼樣的影響，是我們應當解答的第二個問題。

第一、林匪抬頭，對一個共產國家而言，是違反常規的。蘇俄這許多年來確是在黨內培養了不少的技術專家到黨的領導階層，俄共二十三次大會後的新中央政治局十一人中，除了蘇斯洛夫、貝爾謝、謝列平三人外，全是技術專家出身的。共匪十七年的黨政領導階層，一直是被黨官僚集團所把持。林匪再抬頭，那只是說明黨官僚集團之外，再加上軍閥集團來爭奪領導權而已。

第二、紅衛兵是由林匪一手搞出的。當然是爲了需要才搞紅衛兵的。紅衛兵解決一些不便有林匪乃至匪黨出面來解決的問題，但也給共匪帶來不少新增的困擾。九月十五日「人民日報」發表「向工農兵致敬，向工農兵學習」的社論說：「大中學校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不必到工廠、農村去進行革命串連，干預那裏的部署，貧農下中農是完全能够把本單位的革命運動搞好的」。同日林匪在羣衆大會講：「有些人違背毛主席的指示，違背十六條，利用工農羣衆對黨對毛主席的深厚的階級感情，製造工農羣衆和革命學生的對立，挑動工農羣衆去鬥爭革命學生，我們千萬不要上他們的當」。在林匪的如意算盤上，紅衛兵成他上升的踏脚石，最後也許是林匪落井後投向他的致命石。

第三、林匪難於稱心如意的控制掌握匪黨，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不能控制黨，至少在毛匪死後，他作繼承人的位置是難於穩定的。匪黨十一中全會後，多年來被投閒置散的徐匪向前劉匪伯承都在羣衆大會上出現了。這可能是林匪作了安撫的措施，但他們真就能對林匪竭誠擁戴，則是不無疑問的。特別是多年來任僞公安部長後轉任僞總參謀長的羅瑞卿新蒙整肅。（註一七）這是說林匪對軍的控制也不是毫無問題的。

如此，毛匪選擇了林匪作他的繼承人，他是選擇了一個最壞的繼承人，

從林匪彪的躍升看匪僞政權

而林匪彪未來的前途，也注定了要走上比彭德懷更慘的命運。

註一：見一九六一年日本時事通信社波多野乾一編「中國共產黨史」第六冊四九頁載：陝甘支部葉匪劍英任參謀長，王匪稼穡任政治部主任，李德任第三國際顧問，聶匪榮臻任第一縱隊政委，第二縱隊司令彭匪雲峯，政委蔡匪富春，第三縱隊司令鄧匪發，政委李匪富春。又該書第五冊四〇—四一頁及第六冊四—五頁亦載有關於陝甘支隊之資料。

註二：二十六年一月廿日，「抗日紅軍大學」改名爲抗日軍政大學，校址遷往延安。

註三：根據二十七年一月十五日漢口出版之「羣衆」第六期蕭向榮「平型關戰鬥的前後」文稱：戰鬥從上午八時半開始，十一時止，只經過二小時又卅分的時間。

註四：三十一年二月十八日延安「解放日報」。

註五：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解放軍報」社論：「黨的廬山會議所揭露的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借着他們在軍隊竊據的重要職務，力圖取消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取消政治工作，取消軍隊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和做羣衆工作的任務，取消地方武裝和民兵，從根本上否定毛主席的人民軍隊和人民戰爭的思想」。

註六：見一九六一年「政治工作通訊」第二期。××應係指譚政。譚政在五十年九月匪黨十中全會公報中撤銷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

註七：五十一年三月六日台北中華日報社論「玩火者必自焚」一文中引二月二十三日行政院陳兼院長在立法院院會口頭施政報告中，政府獲得之匪軍情報祕件。

註八：三句話爲：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積極的戰略戰術。八個字爲：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這是毛匪在抗戰時期爲抗日軍政大學所訂立的教育方針。

註九：①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②從階級教育入手，③從實際出發，抓好兩頭，④抓着苗頭，預防於未然，⑤堅持說服工作的教育，⑥從多數人的水平出發，由低到高，⑦政治思想運動和經常性的教育相結合，⑧人人做思想工作，⑨思想領先和注意解決實際問題

相結合，④活教育，活方法。

註一〇：①連隊工作之強弱，決定於是否堅持「四個第一」，②連隊建設的根本辦法是做到「四好」，③一切工作的出發點是平時工作為戰時作準備，④充分發揮黨支部的戰鬥堡壘作用，⑤政治思想好必須抓兩頭，大抓活的思想教育，⑥三八作風培養好，才能使連隊具有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⑦連隊政治工作應保證軍事訓練任務的完成，⑧增強官兵團結，做到尊幹愛兵，⑨認真執行條例、條令，⑩搞好物質文化生活，保證幹部戰士有堅強的體質，⑪創造四好連隊的過程就是培養和提高連隊幹部的過程，⑫領導工作必須落腳於連隊，扎根於基層。

註一一：①把「四好」落實到工作的安排和具體措施中，②上面指示要機關作的，就不要轉到連隊去，利用空隙時間做工作，③課外活動和假日時間應當交給連隊安排，④主要負責幹部要深入連隊，親自作調查研究，⑤不准向連隊要書面報告，連隊只填寫軍委規定的一種表報，⑥對連隊幹部不要求總結經驗，只要求發現和解決問題，及時交流經驗，⑦連隊必須保持三分之二左右幹部在下面工作。

註一二：見一九六一年「政治工作通訊」第一期。

註一三：五十四年二月廿二日「解放軍報」「怎樣突出政治」社論稱「政治思想工作是全盤工作的基礎」，「突出政治就是一切工作，以毛澤東思想掛帥」。

註一四：五十五年六月六日「解放軍報」「關於文化大革命宣傳教育要點」社論。

註一五：五十四年十一月廿二日「人民日報」。

註一六：同註一四。

註一七：五十五年八月一日「解放軍報」社論說：「第三次大的鬥爭發生在不久以前。這次鬥爭所揭露的在軍隊竊據重要職務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我們黨最近揭發出來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集團的重要成員」。

共匪人民公社控制糧食手段之分析

何翠帆

壹 引言

共匪師承馬列邪說，一貫認為「糧食是革命政權所必須佔領的重要陣地」。所以，自它竊據大陸以後，對於糧食的控制，較之蘇俄更為狂急。綜其控制糧食的手段及其所要達到的目的已有下列的各種情況：

一、對生產的控制——採取「集體化」。史達林曾經說過：「要解

決糧食問題，其根本辦法就是逐漸地把分散的、落後的小農經營，聯合為大規模的公共農場，由個體的小農經濟過渡到集體公共經濟」。(註一)。它又說：「農業集體化是解決穀物問題唯一的方法」。(註二)。因此，從共匪先後進行的「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化」，都是「逐漸地」達成其「農業集體化」的手段。它的目的是在「集體化」之下，除了消滅農民的私有觀念外，並可以縮減農場單位，使它的糧食生產與搜刮的計劃易於實現，而對糧食的掌握亦更為確實。